

全域旅游视角下武当山景区社区参与模式研究^{*1}

黄德林 林璇

(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全域旅游的重要特征是全民共建共享，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社区参与有助于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分析武当山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的问题，在全域旅游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在遵循公平性原则和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原则的前提下，景区政府、道教协会、旅游企业和游客协调配合，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外部环境，村集体和村民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的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域旅游；社区参与；武当山景区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 (2018) 03-0096-07

近几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汽车和房地产等引擎产业后劲不足，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旅游业逆势而上^①，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2016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全域旅游”成为国家旅游发展新的指导理念，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建设全域旅游的浪潮。众多学者也对全域旅游进行解读，主要聚焦于政策解读、内涵界定、景区的宏观发展与管理等方面，缺乏对全域旅游发展中各利益主体的研究，且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的理论分析，缺乏定量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全域旅游的重要特征就是全民共建共享，整个区域的居民都是全域旅游发展的主人。但是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最初进行旅游开发时，往往忽视了社区参与，多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政府或企业行为。^{[1] (p63-68)}社区是旅游发展的依托，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的核心利益主体之一。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也是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武当山景区正处在建设“全域旅游”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着重思考如何发挥社区参与的作用，让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享受旅游发展成果，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现状

“社区”这个学术概念最早于1881年由德国社会科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此后西方学者逐渐将社区参与理念运用到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1997年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首次明确将社区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环节。大量文献发现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有利于相关政策的落实^{[2] (p1474-1483)}；有利于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也能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3] (p136-146)}；Hung Lee^{[4] (p37-46)}认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十分重要。Mostafa Rasoolimanesh等^{[5] (p142-153)}运用动机、机会和能力(MOA)模型，Tsong Fernando Almeida-García等^{[6] (p259-274)}从社会人口特征角度，Sedigheh Moghavvemi等^{[7] (p242-254)}从居民个性、情感凝聚力和社区承诺三个维度，展开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更加注重社区居民与旅游互动关系的研究，

¹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科建设计划项目（MX1704）。

作者简介：黄德林（1959—），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博士生导师；林璇（1993—），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² ①据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测算：2015年，中国旅游产业对GDP综合贡献10.1%，中国旅游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10.2%；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测算：2016年中国旅游业对GDP综合贡献达11%，旅游业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超过10.26%。

揭示影响社区参与旅游的因素，探讨推动社区参与旅游的有效对策。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目前，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参与旅游的概念、实践意义、社区与旅游互动关系、经营模式等方面。保继刚、孙九霞^{[8] (p401-413)}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发展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区的意见和需求，并将其作为旅游发展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最终保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良好发展。胥兴安等^{[9] (p113-120)}研究发现当居民感知到的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较高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也就越高。李佳^{[10] (p160-162)}认为当今旅游发展，应该借助互联网，从产业联合、全域旅游和智慧旅游方面着手，拓展旅游新业态，延长产业链为旅游地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提高他们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汪克会、王磊^{[11] (p21-22)}提出农户应该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服务，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土地租用、流转和入股的社区参与模式。黄莹莹^{[12] (p67-77)}根据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可以投入的资本要素进行排列组合，提出了九种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模式。

国内社区参与旅游起步虽然较晚，但在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迅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旅游效应的进一步凸显和社区力量的逐渐增强，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会更加多元化，共同致力于共建共享旅游发展。

二、武当山景区旅游发展社区参与现状

（一）武当山景区概况。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景区总面积 312km²。武当山景区是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 AAAAA 级风景区，拥有“亘古无双圣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美誉。武当山景区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武当山古建筑群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2 处古建筑群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当武术、武当宫观道乐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道教医药、庙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 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同意在武当山设立武当旅游经济特区工委和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委会，赋予武当山独立行使县一级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实行封闭管理，全面负责武当山风景区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武当山从山区小镇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第一个“旅游经济特区”。为了便于景区管理，武当山景区办事处、武当山景区管理局合组办公和武当山景区综合执法大队合组办公（后文统称“景管局”）。景管局管理八个村：磨针井村、八仙观村、鲁家寨村、豆腐沟村、太子坡村、大湾村、五龙村和紫霄村，八个村的村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 9.41%、22.69%、19.60%、13.33%、33.07%、57.75%、20%和 58.54%。现阶段，武当山景区需要在建设“全域旅游”的历史机遇期，积极推进生态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融合，全面拓展延伸旅游产业链，以便实现旅游发展成果主客共享、惠及全民。

（二）武当山景区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的问题。

社区参与旅游是指在旅游发展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和监督等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区的意见和需求，并将其作为旅游发展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最终保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良好发展。^{[13] (p401-413)} 2017 年 1 月，笔者在武当山景区进行为期 7 天的实地调研，拜访了武当山风景管理局、护林队、环卫所等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道教协会紫霄宫主任，重点走访旅游路线沿线的太子坡村、紫霄村、大湾村和八仙观村的村委会、农家乐、养生山庄、民宿等，共计访问 30 余人，整理访谈记录 6 万 7 千余字。通过与他们的深入访谈，获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武当山景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状况。同时，还向村民一对一发放调查问卷 90 份，回收 84 份，有效率为 93.33%。整理分析调查资料，发现武当山景区社区参与旅游存在以下问题。

村民对旅游开发相关信息知情度不高。一方面，旅游相关政策传达不及时，传播方式单一。对于极为重要的国家政策的传播，村委会基本上采取村干部入户走访的方式，而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村干部不会挨家挨户去普及，多数优惠政策需要村民自己在网站上查找。另一方面，旅游开发前未征求民众意见，部分群众意见也难得到解决。有 85% 的被调查村民表示武当山旅

游管理部门未曾向他们征询过旅游发展的意见。例如，修建索道占用了村集体的林地，但村民并不知情。

村民受教育水平有限，参与层次较低。有 51% 的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村民难以从事较为复杂的旅游经营管理工作，只能从事较低端的服务业。村民参与旅游的方式主要有（1）经营农家乐、纪念品商店等。但是村民售卖的纪念品，多是批发产品，质量低劣，没有特色。（2）从事环卫、护林工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年龄较大的村民才愿意从事这些辛劳程度高、工资低、且有年龄限制的工作。（3）出租房子，村里品相较好的房子基本上都已出租。（4）发展种植业，部分村民家里种有果树、茶树，可向游客销售少量农产品。由于文化的限制，村民对武当山极具特色的道教文化认识浅显片面，难以挖掘其中蕴含的旅游价值。

旅游利益分配不平衡，社区获益不大。旅游发展给社区带来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在经济利益方面，武当山特区为建设“5A”级风景名胜，征收了世代居住在景区公路两侧和庙观附近的村民住房和土地，给予了一定补偿，偏远地区的村民得不到任何好处；旅游业的发展使得村民间的贫富差距拉大，邻里关系不和谐，受访者中只有 56% 认为“邻里关系和睦”；武当山景区开发的优惠政策偏向于旅游企业，村民在旅游开发中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利益方面，村民在景区内生活受到多方限制：房屋修建要申请，且是“修旧如旧”；村民的房前屋后不允许种菜、养家禽；购买生活用车，需要申请，通过后上山下山时间次数有限制；亲友进山流程复杂；医疗服务有限，景区内只有一家红十字会医疗机构，主要面向游客提供医疗服务，兼管村民的卫生防疫工作。

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影响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博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是相互争夺自然资源和生产生活空间的过程，这是形成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的最终根源。^{[10] (p160-162)}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旅游经营者通常的做法是最大限度的开放景区，吸引更多游客，近几年，“五一”“十一”、寒暑假等长假期间，游客都呈“井喷”态势，2017 年“十一”黄金周武当山景区接待游客 30.6 万人次，日最大游客量为 5.36 万人次^[14]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 7.8 万人的 68.7%，庞大的游客量急剧消耗着自然资源，短期内难以恢复，^{[15] (p21-25, 34)}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对旅游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三、武当山景区全域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模式

（一）社区参与全域旅游模式构建。

充分的社区参与是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构建武当山景区社区参与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出发点是旅游发展和社区发展相统一，获得双赢。社区居民参与全域旅游，一方面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需要其他利益主体的配合和保障。（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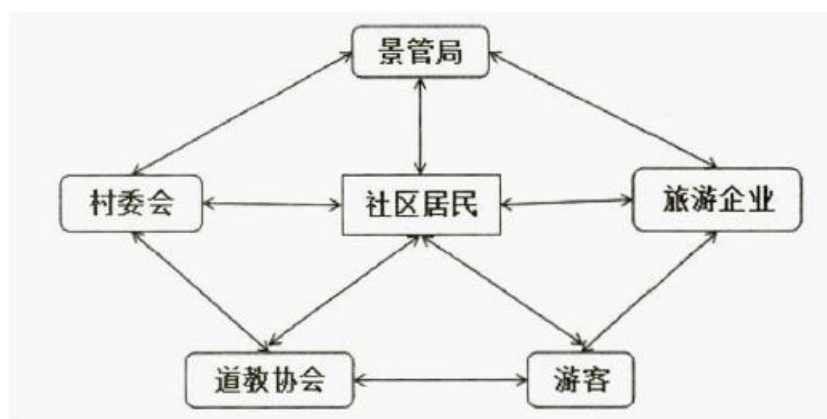


图1 武当山景区全域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主体

社区居民是全域旅游的原动力，全域旅游强调游客世界和居民世界的融合，不再将旅游目的地割裂为“给游客看的部分”和居民生产生活部分，^{[16] (p26-28)}而是“处处都是旅游风景，人人都是旅游大使”；追求的不再是旅游人数的增加，而是旅游质量的提高。马克思曾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在利益的驱动下，景区内村委会主动参与旅游业，享受旅游利益的平均分配，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担当“旅游大使”，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景区政府是全域旅游的引导者，景管局和村委会在全域旅游的规划与决策、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服务和利益分配方面，充分尊重村民的意见，保障他们的合理权益，提高公信力，引导村民在获得权利的同时积极履行义务。道教协会是全域旅游的协助者，道教协会是武当山景区内较能体现景区独特历史文化底蕴的第三部门组织，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大宏观治理主体中社会方面的重要代表，在全域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域内社会治理力量之一和部分特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管理者。游客是全域旅游的消费主体，随着游客旅游经验的丰富和旅游需求的变化，他们对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过程的要求越来越高，催生了个性化、定制化服务的发展。旅游企业是全域旅游的资源配置者，逐利的本性能够激发企业不断引入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促进旅游资源的最优配置，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高质量的服务，创造更大的旅游利益。

（二）社区参与全域旅游原则。

各利益主体不能无序的参与旅游发展，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公平原则。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各不相同，只有在公平的前提下，各主体才能达成一致，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其中，村民所处的地位最低，权益最容易被侵犯，这就需要坚持公平原则，保障村民权利和利益：确保村民拥有参与旅游的平等工作机会，保证村民能自主行使监督权，监督政府和旅游企业的行为。二是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原则。加强法制理念，依法开展各项旅游开发活动是保障乡村发展旅游业的前提。^{[17] (p65-66)}政府出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景区开发与经营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规范与控制；制定行业标准，定期考核检查，提升旅游服务行业的整体水平。

（三）社区参与全域旅游保障。

景区居民原动力的发挥需要其他利益主体与景区居民的相互协调配合。其他利益主体能为景区居民提供便利、扫除障碍，而景区居民利益的最终实现需要发挥其能动性，积极参与到旅游发展中。

1. 政府营造良好宏观环境。

优化政府管理，畅达利益表达渠道。景区政府应顺应全域旅游实现旅游带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8] (p20-22)}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完善相关地方政策法规，优化自身管理与服务，支持和规范全域旅游的发展。景管局充分发挥武当山经济特区两委赋予的管理

权限，全面负责景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景区政府单位推行“一岗三职”^①的管理方式，积极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景区居民也应积极参与共治共管、共建共享，协助景区管理从景点景区围墙内的“民团式”治安管理向全域旅游依法治理转变。同时，武当山景区政府应该切实保障景区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搭建便利的利益表达平台，让每位居民都能自由、平等的表达自己在旅游发展中的诉求，这样政府能够全面了解景区居民的诉求，并及时解决，将矛盾化解于最基层；另一方面落实信访责任，热情接待上访居民，及时解决反映的问题，避免矛盾的扩大，促进全域旅游的和谐发展。

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提升景区投资环境。首先，出台优惠的旅游发展政策，提高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其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引导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在旅游业的应用，发挥智慧旅游在游览引导、解说服务、休闲消费等方面的应用；^{[19] (p24-26)}按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相关标准，体系化、渐进式推动厕所、交通、水电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升级。

2. 道教协会发挥协力作用。

弘扬道家文化的优秀内涵，维护社会稳定。道家文化传承千年，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文化体系，其中包含修道养生、劝人为善、天人合一等核心文化内涵。道教协会具有贴近民众、渗透力强的优势，其积极传播道教优秀文化，能够引导景区居民积极向善、保护自然等，协助政府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合理开发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武当山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蕴藏着巨大的旅游资源。目前武当山特有的武当古建筑研讨游、武当武术、道教法事欣赏、道教药浴药膳等专项旅游产品尚处在初步开发阶段。^{[20] (p157-159)}武当山道教协会可以和景区居民合作开发道教文化旅游，鼓励他们生产经营具有道家特色的旅游产品，以“旅游+”为手段，培育旅游新业态，促进“旅游+康养”“旅游+文化”等旅游品牌的发展，例如武当山仙山居拳馆，就是武当山俗家弟子顾道长和返乡创业的村民共同创办，教授武当太极拳和武当文化，营造雅（道家弟子弘扬的文化理念）俗（居民活动体现的文化氛围）共赏的文化氛围，令游客切实体会到武当文化的魅力。

3. 旅游企业带动资源优化配置。

域内外资源优势互补，实现旅游利益最大化。武当山景区拥有绝佳的旅游资源，但是现在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多是较低水平的个体经营，服务和产品质量同质化严重，竞争力和吸引力缺乏。外来企业拥有资本、技术和人才：（1）大资本可以进入旅游休闲度假区、景点景区、高星级酒店等重资产项目，提升景区档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小资本可以进入民宿、农家乐、休闲养生等轻资产项目，联合村民共同经营，吸引本地劳动力返乡创业。（2）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拓展旅游市场；（3）优质人才的引进可以提升景区整体的服务水平等等。旅游企业和景区内村民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尊重和保护武当山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前提下，双方生产要素进行优势互补，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武当山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在武当山全域旅游发展中获得最大化利益。

4. 游客促进旅游市场繁荣。

“定制化”服务，满足各类游客需求。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旅游业发展的个性化趋势，未来旅游定制化服务将会成为旅游市场的主流。^{[21] (p366-368)}在旅游定制化的服务过程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一环。游客在到武当山旅游之前，可以通过各种信息平台与景区内的旅游从业者交流，表明自己的需求，便于他们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在旅游活动结束后，游客可以对服务进行评估反馈，便于他们改进服务。游客与景区内的从业者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反馈，不仅能够促使他们优化服务，减少同质产品的出现，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立足于全域旅游市场；还能对其他游客起到宣传作用，招徕更多的游客，扩大旅游消费市场。

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应当自觉遵守武当山景区保护自然环境的各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道教文化相关禁忌，有所“为”、有所“不为”，自觉保护旅游资源，做文明游客。

（四）村集体+村民共创特色旅游村。

景区政府、道教协会、旅游企业和游客营造了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但这只是外部的条件的优化，景区居民必须发挥自身能动性，主动参与旅游发展，从根本上实现长期稳定的“造血”。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全域旅游建设中，争做“旅游大使”，能从根本上提高服务意识，维护当地良好的旅游形象；同时能够加强与游客的沟通交流，满足大众旅游时代游客日趋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旅游需求。发展旅游业不仅要强调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建设特色旅游村，单靠政府、企业和个人很难完成，需要通过社区参与，结成“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最大程度的享受全域旅游发展成果。

1. 村集体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村集体是基层自治组织，是村民集体利益的代理人。它在直接承担着保障村民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责任的同时，还扮演着经营集体经济和统筹村民合作的角色。武当山八仙观村的茶厂就是一个典例。八仙观村有约三千亩的茶园，集体和个人各占一半比例。茶厂是集体企业，茶厂的日常管理由全职工人负责，工人基本上是本村村民。茶厂以略高于成本价的价格收购村民采摘的鲜叶，由茶厂统一加工和销售，所得收益为集体所得。这些收益通过村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医疗、低保、过年慰问金等方式回馈村民。

作为利益保障者，村委会（1）要坚持基层民主自治，保障村民基本政治权利。（2）保障村民合法权益，分配好集体利益（图2为集体利益分配方案），让每个村民都享受到旅游收益，首先积极与景区政府和旅游企业交涉，索取村民因承受旅游开发导致的不良影响の应得损失补偿；其次完善本村社会保障措施，在医疗、保险等方面保障村民尤其是生活困难村民的基本生活；第三是储备集体经济再发展资本，用于旅游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最后将结余集体利益，作为分红，发放给每个村民。（3）积极组织道教文化培训活动，提高村民对道家文化的认识，并积极的将道家文化融入到生产生活中，让游客随时随地体验浓郁的道家文化。（4）引导村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维护本地生态环境，保障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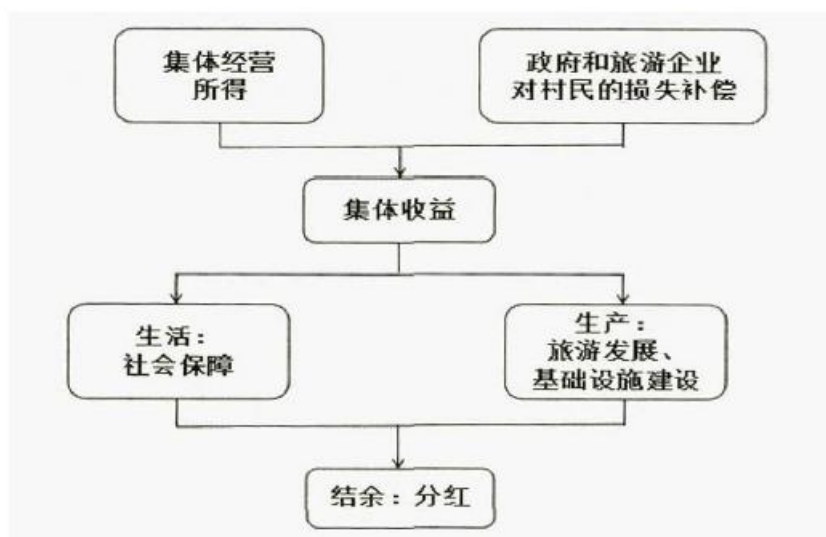


图2 武当山景区村集体利益分配方案

作为集体经济的统筹者，村委会可以号召村民积极融入村集体，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全域旅游发展中，克服单干的“小农

意识”，规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不足和不正当竞争的风险，做大“蛋糕”。各个村应该挖掘其所有的资源，因地制宜地打造各具特色的旅游村。例如，紫霞村村委会可以在经营好现有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对整个村庄进行整体规划，打造不同功能区：紫霄宫、南岩宫——道家文化旅游区，福地居——道家养生区，乌鸦岭——购物区，七星树、南岩——特色住宿区；然后引导各功能区的村民集中从事与该功能区理念一致的旅游产业，减少盲目经营，避免旅游服务的简单低质重复，制定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打造旅游精品品牌。同时，村委会要在资金、技术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2. 村民自觉提高素质，创造性运用生产要素。

作为域内最大的群体，景区居民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整个旅游场域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旅游发展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社会治理需要的理性公民、传统文化弘扬的传承者、或是能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人，都要求景区居民提升自身素质。景区内村民应当积极参与培训，包括企业提供的岗位培训，政府提供的创业技能培训，道教协会提供的相关知识讲座，医疗急救等的相关培训，努力提高个人素养，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打好手中的“牌”：道教文化、土地、林地、房屋、劳动力等。在遵循村委会对本村旅游的分区规划基础上，具备独立经营能力的村民可自主经营；部分村民也可以联合经营，互补优势资源；也可与政府、旅游企业、村集体合作，以优势生产要素入股，获得旅游收益。总之，景区内村民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域旅游中，创造更大的利益；在享受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时，更要树立主人翁意识，切实维护当地自然环境，保护旅游资源。

四、结语

社区参与旅游，不仅指参与旅游决策和规划，还包括参与旅游经济活动、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会文化维护等多个方面。^{[22] (p156-158)} 武当山景区内的村民和其他利益主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参与到全域旅游发展中，既能让村民充分而又公平的从旅游发展中获益，也能提高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激发创造力。充分利用武当山景区内的各种资源，吸引游客前来参观，形成以自然和人文地理单元为对象，以旅游业为主导，以协作共享为原则，逐步打造跨区域、全方位发展模式和平台，更好地推动武当山景区旅游实现景区利益最大化，让所有利益主体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 [1]孙九霞，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 旅游学刊, 2006, 21 (7) .
- [2]Lucio Lamberti, Giuliano Noci, Jurong Guo, et al. Mega-events as driver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Shanghai World Expo[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 (6) .
- [3]Lesego S. Sebele. Community- based tourism ventures,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Khama rhino sanctuary trust, central district, Botswa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 31 (1) .
- [4]Tsung Hung Lee. Influenc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ident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4) .
- [5]S. Mostafa Rasoolimanesh , Mastura Jaafar, A. Ghafar Ahmad, Rabeeh Barghi.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Site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58) .
- [6]Fernando Almeida- García, María Angeles Pelaez- Fernandez, Antonia Balbuena- Vazquez, et 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Benalmadena (Spain) [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4) .

[7]Sedigheh Moghavvemi, Kyle M. Woosnam, Tanuosa Paramanathan, et al.The effect of residents, personality,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community commitment on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 .

[8]保继刚, 孙九霞.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 地理学报, 2006, 61, (4) .

[9]胥兴安, 孙凤芝, 王立磊. 居民感知公平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社区认同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 25, (12) .

[10]李佳 “. 互联网 +” 背景下社区旅游参与途径创新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7, (21) .

[11]汪克会, 王磊. 宁夏全域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以海原县李俊乡为例[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7, (6) .

[12]黄莹莹. 社区参与视角下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机制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0, (5) .

[13]保继刚, 孙九霞.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J]. 地理学报, 2006, 61, (4) .

[14]武当山国庆节八天迎客 30.6 万人次[EB/OL].

http://zw.wudangshan.gov.cn/xwdt_30832/wdyw/201710/t20171008_1228582.shtml, 2017-10-09.

[15]林璇, 黄德林.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武当山旅游环境保护研究[J].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16, 23, (6) .

[16]李志飞. 全域旅游时代的变与不变[J]. 旅游学刊, 2016, 31, (09) .

[17]张耀一.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开发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J]. 农业经济, 2017, (3) .

[18]戴学锋. 全域旅游: 实现旅游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J]. 旅游学刊, 2016, 31, (09) .

[19]李君轶, 高慧君. 信息化视角下的全域旅游[J]. 旅游学刊, 2016, 31, (09) .

[20]李程, 陈绍辉. 论武当山历史人文旅游资源开发[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 (05) .

[21]李艳丽, 陈诗慧. 旅游定制化服务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 2015, (15) .

[22]赖晓华滕汉书. 基于利益视角的社区居民参与生态旅游研究——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平安寨为例[J]. 中国商贸, 2012, (30)